

旨而駐扎何所到任何處柰何尚緩不爲議又在

司農者加之意而已臣書生不諳邊事徒以宗社安危之故感時激衷輟敢抒其一得如此○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象恒題爲畿內募兵應爲歸併以固疆域事竊惟今日畿輔之事最急者無如山海而其當防守者亦無如山海頃接邸報見兵部爲奴酋猖獗愈甚疏內鎮守柴國柱有將無兵何裨防守督撫宜各發標兵一千再發新餉一萬令該道會同本官

就近招募壯丁二千名每名給安家銀五兩其盔甲器械月糧悉聽督臣于新餉內造辦支給等因又一本爲遼事危急望援京城空虛可慮等事內言北直山東河南陝西地方饒有驍勇壯丁該督撫衙門各于所屬州縣每處招兵四十名俱要人人精銳不得以遊棍叅充彙解至京聽撥團練以備不虞等因夫捍邊圉與固根本二者并重而今日時勢則山海爲尤重蓋捍外正所以衛內也薊門



自昨年四月以來順永保河四府爲抽爲募  
赴遼者二萬餘人其強有力者皆已去盡無  
遺而見在孱弱之衆亦復無勇可賈昨東事  
裂後督撫卽行永平道出示募兵三千以備  
山海迄今旬日無一應者蓋當敗衄之後死  
于陣戰者數萬人一時人人喪氣而東征軍  
士家屬婦子之在關內者哭聲震天故卽懸  
安家之格優月餉之數亦皆垂首無敢前者  
此自人情之常無足恠也不得已與道府議

方欲取之各州縣每縣三四十名而該部又  
有彙解至京分發團練之派夫所云北直之  
中如職所屬四府爲州縣無多卽每處四十  
名猶不足三千之數以之充山海尚慮甚少  
若又彙解至京是重徵也御史張至發疏內  
不云乎除北直要地應聽撫按選募兵丁以  
壯近畿蓋籌度之審矣合無將順永等府募  
兵令赴山海防守免其解京庶各州縣無重  
併之苦而數亦易取盈也至于東征陣亡家



屬孤兒寡婦飄泊無倚且有西兵携帶而來者萬里迢遙旋歸無日身作風中之絮夢遶河邊之骨零丁困苦見者酸心若不重加優恤將來各兵見如此景象豈復有敵愾之氣死綏之心哉亦豈復有響應而集勤王而至者哉合無行督撫查其陣亡的有父母妻子者照例重加恤賚庶人心得以稍定而以後之招徠亦易耳伏乞

勅下該部爲議覆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塘報據清河回鄉男婦高光祖等供稱奴酋帶領兵馬于本月初六日回巢光祖在營聽得李承芳差漢人八名進境徑往三岔河斫聯船二十日准望回話二十四五日要搶金台失等情該臣看得奴酋之蓄憤于北關久矣向來猶畏中國兵威爲北關犄角以是未敢輕動今見我兵敗衄將士損傷目中已無全遼矣北關孤弱何異籠禽阱獸奴兵一加非潰則降矣若北關旣克無



復內顧鼓行而西直陷無人之境蹂遼左則  
遼左危闖山海則山海危薄薊鎮則薊鎮危  
國家之勢岌岌乎殆哉爲今之計須以守遼爲  
第一議而遼之兵馬何如也自三路失利全  
鎮幾空今欲調之他鎮前此屢經徵發勢難  
復辦即使有兵可調而文移往復道路遼遠  
豈能猝至欲募之近地則喪敗之餘人心睚  
怯談虎色變誰肯輕生而往以臣愚計惟有  
就遼鎮藉民爲兵庶幾有裨實用遼自寧前  
廣寧以及遼瀋開鐵金復海蓋大城十餘每  
城不下二三萬衆此外各城堡毛寨難以悉  
數總計當有四五十萬若汰其老弱蒐其強  
壯可得精兵十餘萬人授之鎧仗給以月糧  
無事則保固城池且耕且守有警則捍禦疆  
圉足食足兵不行屯田之法而獲屯田之利  
不墾屯田之地而有屯田之兵救時急着無  
便于此說者或恐擾民致變臣以爲若行于  
禍難未迫之時無故張皇或行于腹裏不識



兵戈之地駭人耳目又或白役鄉兵操練而不給月糧容有激變之事今遼患剝膚虜在城下卽不載兵籍不食兵餉亦必令其乘城拒守况食官賦而衛私家有保全桑梓之利無背離鄉井之苦臣知其必無怨心也蓋遼左之民非流寓軍餘若渙然無統未必有效死勿去之志惟藉而爲兵統之以將帥束之以隊伍節制而使之忠義以徼之征調進退疇不用命危遼得此可以易纍卵爲盤石之安奴酋且不能越遼左一步况敢望山海而窺薊門乎或者又謂新餉有限今猝增多兵月糧豈能遍給臣愚竊計三路損傷之卒何止數萬若卽以缺額之糧充民兵之餉劑量多寡不甚相懸且土著之人旣無安家又無內顧較募兵之費所省不知多少乃槩用于調募之客兵而獨靳于地方之死事豈計之得也第恐當事者以爲非常之事未易改絃或持議者不破拘攣之見中制而旁撓之則



遼已無兵調之不前募之不應奴兵一動何以支持遼事真不可爲矣若薊門防禦之兵又有可言者薊兵自調發援遼之後較平日極爲單虛且承平日久從來未經戰陣視遼兵強弱不侔故如虜不入則已萬一闖入以遼兵不能敵者望薊兵敵之豈可得乎今不得已爲根本之計仍須將宣大延寧敢戰之士各抽一二千并調山東文登武定等營防倭之兵河南毛葫蘆等兵共得萬餘擇一智勇大將統之以援遼爲名駐扎關內近地東事急則與薊兵犄角而爲扞禦之師東事緩則率之出關與遼兵連鷄以待征勦之用再選真保河南山西腹裏軍兵共二三萬亦以援遼爲名與前兵互爲聲援分置永平薊昌通涿等城一面操練一面防守捍禦與進勦機宜一如前議嘉靖庚戌虜薄都城勤王之師環四面而營者十餘壁虜遂不敢攻城擄掠而去我兵尾之擊其倦歸俘獲甚衆此往



事之驗也若但徼倖目前以爲虜騎必不能  
深入怡堂燕雀苟合相安萬一乘勝長驅一  
旦豕突而至當此武備積哀徵調不前之際  
欲望起兵勤王與虜壁壘相向者誰彼時四  
顧徬徨莫知所措嗟何及矣說者或謂宣大  
延寧皆係衝邊鎮兵防虜豈宜再動且旣不  
能調之防遼矣又豈能調之防薊不知事勢  
有緩急道路有近遠北虜雖在當防尚不苦  
東夷之岌岌額兵隨調隨補亦不患于空虛  
且自各鎮到薊門護有遼左之半急急圖之  
猶可惜其一臂之力緩肢體而衛腹心資近  
水以救急渴似未可執一論也第恐諸臣自  
分畛域誼乏同舟爭執遷延動經時日至以  
救焚拯溺之舉爲築舍道旁之謀所謂議論  
定而虜兵已渡河矣不于此時晝夜拮据爲  
綢繆捍衛之計竊恐北關失而遼勢孤藩籬  
撤而門庭潰內無守禦之備外無勤王之師  
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不習軍旅安敢言兵且



諸臣條陳本兵區畫已無遺策原不欲多言以掣當事之肘適因邊報緊急勢若燃眉不勝中心危懼謹據所聞聊陳一得以佐前箸之籌伏惟

聖明省覽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為重虜壓境山海轔危再懇

聖明睠顧左輔發營軍以衛近郊兌寺馬以急應援移總兵以實冲關事臣前有遼左失利邊虜峰起薊門力殫勢危乞添遣京軍出防發帑募兵一疏迄今十餘日未奉明旨緣臣疏十三日拜發比抵京而通政司以廷試業封至十九日方為封進豈

聖明厚責其遲緩而不之省耶將發帑之請非聖心所樂聞耶抑亦以部議已定難于更端耶乃今日之時勢視前日又倍危迫矣前報虎墩兔憨等酋聚兵十餘萬犯搶山海迤西一帶近二十三日據遼東鎮守李光榮等節報土



蠻憨宰賽擺腰等聚夷兵十萬犯搶廣寧錦  
義地方又報歹青耿兔等頭日聚兵十萬犯  
搶錦義高家堡凌河地方又報桂英洪郎中  
等頭日聚兵十萬犯搶寧前迤西一帶地方  
皆切山海不二三百里而近一望曠無所限  
邊虜最狡安知其不聲東而擊西乎安知其  
不垂涎于此而虛張于彼乎山海關孤懸一  
線兵不滿二千何恃而不恐西虜滿酋以挾  
增新賞未遂于十九日犯石塘西大小各峰  
門頂二十一日復犯石座窰窪台北嶺雖幸  
我兵赴援悉力堵圍而酋婦方親往黃毛達  
子借兵大舉妖氛甚惡總緣援遼調發頗多  
處處虛單且見京軍久已撤回聲勢不振狡  
虜安得而不生心內地又何恃而不恐乃  
廟堂之上第爲戶牖之防而恡惜不發一卒臣  
切以爲過矣夫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知  
有堂奧而不知有門庭者藉令堂奠可守特  
置畿輔億萬蒼黎于膜外而一任虜之殘破



蹂躪乎事勢至此京師特孤注耳大內不知  
震驚何狀矣昨接部咨通州添設大將李懷  
信然使有將而無兵又一山海也臣請

聖明再下部院從長酌議仍發京軍數千半赴山  
海半衛通州尤愈于重視祛篋探囊而忽斬  
關巨寇也挑選標兵二千之議除西協時刻  
戒嚴必不敢擅動一兵如中協三屯等處已  
選調一千見分發五百名平山營五百名一  
片石貼防此外計無復之矣至于應援必資

馬兵有兵無馬是繫孟賁之足也自昨歲征  
調而後馬匹強半未補者又以援兵馳驅馱  
載倒死過半而倉卒買馬不可卒得自非再  
發民間寄養馬匹數千就近兌發何以應卒  
願當事者無以前此而前此數千兌發已多爲  
口實也若夫州縣招兵之議出自樞部又奉  
有

嚴旨臣何敢置喙但臣言薊則不敢無說而處于  
此夫幽燕古稱多勇悍之士乃四方徵兵援



遼動以千萬計未必實有此數大都至薊顧  
募者常十之三四毋論民間無賴遊手之徒  
貪安家厚餉趨如市卽在尺藉中者亦私頂  
以去臣前疏已詳言之頃良鄉周知縣面見  
云川兵過縣夫役爲之一空槩可想見永平  
奉

旨召募揭榜五日竟無一應者則兵之不易募  
又可知也臣與按臣議方欲以山海之兵派  
之各州縣而今又招以解京不重征乎合無  
軫念畿輔驛騷之後一應冲疲州縣免其召  
募卽以附近州縣應募之兵令赴山海抵此  
新募之數則旣不失招兵之意而山海得充  
實用是亦兩利俱存之道也至于

聖上所發帑金雖不滿中外之望然業有聽部酌  
議分發之

旨必無獨遺薊鎮之理臣不及贅也

籌遼碩畫卷之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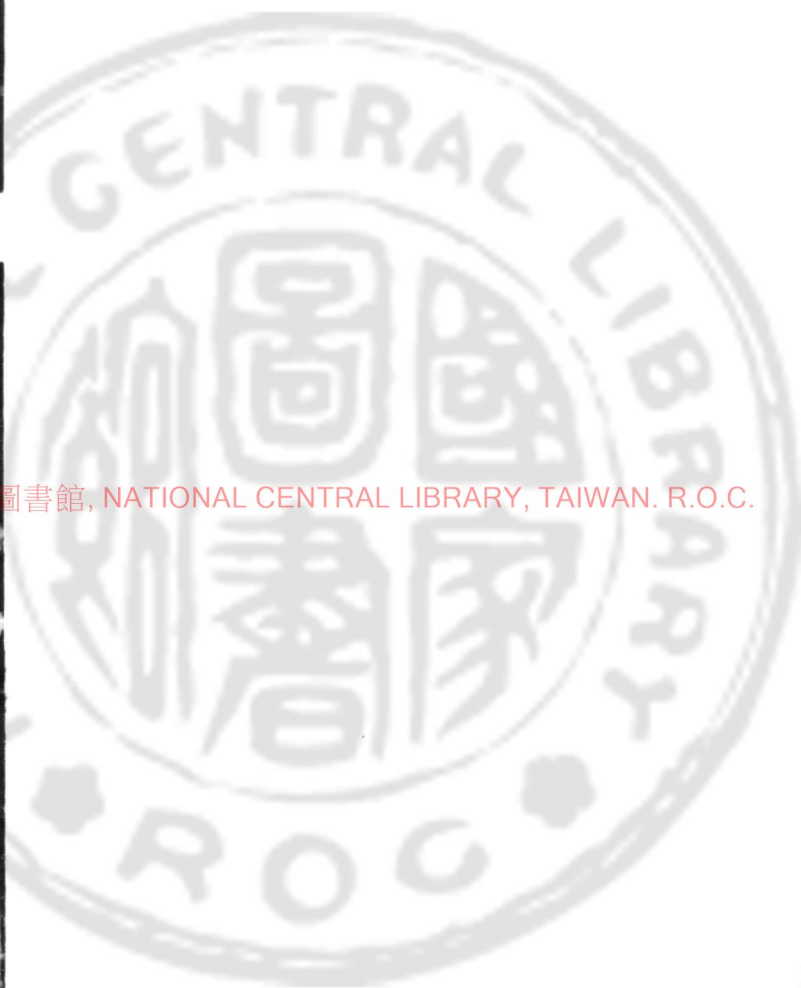


壽造碩畫

二十卷

十九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遼碩畫卷之十九

己未孟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春題爲虜情斷不可測  
國計斷不可踈敬陳急切要務以備

聖明採擇事自經略失策殞將喪師一日之間羽  
書數至舉朝皇皇莫知爲計頃邊報數日不  
至則又謂奴酋未必深入可幸相安無事矣  
此職之所大懼也語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備之乃今所以備之者何如也聚旅而謀



蒿目而議不過調兵一萬募兵一萬已耳調者猝難從戎募者茫無風影以殘敗之餘當方張之敵夫何所恃而令其不深入也名將膏于原野精銳盡于鋒鏑僅僅從遼議起一李如楨猶然甲可乙否漫無定畫夫何所恃而令其不深入也奴酋最善偵探聞其購邸報一本酬以數十餘金則京師武備之空虛調兵徵餉之繁難

皇上厭萬幾而居深宮之中羣臣束文法而操築室之議奴所洞悉而玩我于股掌者我於彼之情形百未偵其一二夫何所恃而令其不深入也或謂駑馬戀棧豆且恐北關之尾其後耳信然彼陷撫順矣何以又攻三堡何以又陷清河又何以破大兵而無懼色且聲言進砍聯船垂涎北關也則奴曷嘗一日忘我耶目今四夷生心在在挾賞夫我有備而後可以賞可以無賞卽賞可以操縱如意若一惟賞之是恃不識南宋之金繒足以厭虜吻



而無患否職語及此職心如焚不避忌諱敷  
陳末議以祈採擇焉

一曰定人心東夷匪茹訛言叢集兼以風火日  
星之變術士假太白以神占驗者實繁有徒  
東事敗矣乃捏造捷音轉相傳播其意何居  
無非窺

皇上之疑而借是以離我交伺

皇上之懈而借是以踈我防耳敵氣愈熾士氣愈  
挫人心愈搖東征軍士妻子流離哭聲震天

東南之士民商賈及貲郎候選者獸奔鳥竄  
一時舟車騰貴光景如此良可寒心若不曲  
爲開示亟爲撫循中外有不聞風而駭且走  
者乎則收拾人心乃固圉之第一義也

一曰息繁言夫遼師挫衄正主憂臣辱之時謂  
宜臥薪嘗膽誓不與賊俱生乃狼烟告警畿  
戰方酬廟堂上添一番議論必生一番攻擊  
試思今日何等時而暇爲繁聒乎政如中流  
遇暴風舟幾裂備者櫓者柁者猶許讓不休



也有載胥及溺而已顧各以全副精神用佐廟算諸凡有裨邊務者協力料理若借事發端橫逞胸臆于國家何利而乃爲是嘵嘵也更祈皇上慨發章疏立剖邪正將繁言息國是自定矣

一曰破資格夫承平之世誠可以杜躁進之風在多事之秋祇足以掣英雄之肘今何時哉凡我用之闔以外者欲其壁壘改觀犁庭掃幕用之闔以內者欲其決策帷幄制勝千里顧拘拘焉資格是循安知其人足以勝任而愉快乎明知其未必勝而姑嘗試之不幾以社稷蒼生僥倖乎竊以爲苟足當一面不問其爲何官卽當以一面付之而一切推轂大僚但求真材實品不必全拘資格將見格外蒙收者圖報必深感激思奮者舉一勸百固今日用人之急着也

一曰求實用自遼左告變諸臣籌軍國者言人殊總不敢爲孟浪之談以裨安攘之用今明旨難于河清累牘幾同畫餅且兵機變于呼吸



國勢危于纍卵上與下交相推諉天下事尚  
忍言哉卽如山海通州當宿重兵京師當掄  
大將營兵當分官督練而拔其精銳者火器  
當驗造堪用而募其習放者又如懸重賞以  
緝奸細練土兵以備調援飭門禁以壯威嚴  
鑿鑿可行無煩再計特在當事者精神鼓舞  
設施誠力行之當請

旨者請

旨當題知者題知庶幾有一言得一言之用不然  
策之不豫而但曰鎮定夫古人亦有鎮定者  
安石之圍碁賭墅寇準之飲笑自如彼不知  
費却幾多心嘔却幾多血蓋計定而後暇豫  
非其贖贖計無所之也

一曰簡良將自古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  
將周瑜以三萬樹赤壁之勳謝玄以八千收  
淝水之捷班超以三十六人立功西域外則  
將之能也今議募四省兵矣有兵無將誰其  
統馭竊意草澤行伍之內必有英雄請檄天



下有司各舉竒才異能之士其智深勇沉文  
武兼資者爲一等膂力過人精于騎射者爲  
一等精曉藝能善造軍器戰具者爲一等曉  
暢占候旁通術數者爲一等所在撫按敦禮  
之先冊報部徵赴京師試之京營以驗其能  
果勝則徒步登壇仍註舉主以上考雖未必  
人人韓白豈遂無一赴赴桓桓足任干城之  
選者哉將得其人則竒正互運步伍整齊兵  
不期精而自精用一人則當數十人之用矣

一曰摻軍餉今日之用餉與昔日之用餉不同  
在昔可以數計而今不可以數計也昔日募  
兵止于得戰士而今且欲得死士矣彼見四  
方徵集者一日而萬骨皆枯非有破格之賞  
彼亦安肯舍性命而從戎也蓋無餉則無兵  
而無重餉則無精兵乃天不雨珠地不湧粟  
皇上之發內帑又直有待則惟有搜括一術可以  
應急耳昔臣戴罪閩汀之上杭除積穀外在  
庫河稅約有萬餘兩昨見鉅鹿一揭云摻得



庫積三百三十有奇而况有大于兩縣者乎  
卽有無不等然未有并積穀折價而無之者  
職以爲當留其半以濟地方之急取其半以  
應今日之餉合無移文撫按加意盤查完一  
府卽解一府限定時刻數月之內百萬之餉  
可立致也此猶就有司言也卽如各衙門豈  
無分毫存積相應一體揆括噫揆括窮而餉  
將安繼乎則夫開源節流酌于不匱之府者  
大司農宜有石畫臨渴掘井茲其日矣然職  
有說焉禍不可玩敵不可縱時不可失撫順  
陷而虜當長驅然而未猝至也清河陷而虜  
當長驅然而未猝至也近且慮其有破竹之  
勢而亦未猝至也此皆天地

祖宗之靈令我于倉迫中得暫暇豫此等日月真  
一刻千金及此時舉枚卜補大僚下考選釋  
縲臣起廢棄而又延見羣士共圖長策諸臣  
恪共職業枕戈待旦以雪國恥所謂戰勝於  
廟堂之上者也多難之興天以之開聖明亦



以之開豪傑故臣所臚列于臣子可得爲者  
倍詳伏乞

皇上裁察施行

○原任戶科給事中姚宗文上大司馬書敬啓東  
事決裂撫臣累疏告急此真危迫存亡之秋  
也如前者商略不通鹵莽一戰而敗罪在遼  
帥今羽書旁午急如在焚思揀而中朝漫爲  
之計呼而不應罪不在遼也將何以策之子  
經略請兵四萬誠不易得周毓老請兵一萬

則萬無不應之理亦萬無緩應之理見貴衙  
門所議召兵皆舊徵不至者緩不及事此欲  
分西江而甦涸轍也愚謂援遼急遣非薊鎮  
真定兵不可薊鎮與遼陽義在唇齒且整兵  
出關僅二百里而遙較他處數千里赴援者  
勞逸不啻倍也遼亡而薊不能守人盡知之  
則存遼卽以衛薊薊鎮擁兵十萬餘卽召六  
七千赴援其不足者以真定兵湊之于遼有  
急濟于薊未爲大耗也夫萬人豈便足濟東



事哉亦以見呼之必應中國未棄遼耳昨小  
疏所議募兵固爲遼不盡爲遼也召兵易募  
兵難募兵于往日易募兵于此日難募兵而  
循舊套圖虛名易募兵而簡精銳得實用難  
愚所以議遣科臣從事武臣爲輔凡錢糧事  
宜等項應與撫按商量檄郡縣奉行者科臣  
主事而其設法招揀因材簡拔隨時訓練聞  
調則統領赴奔者武臣任其事正謂召募之  
難也如改而督之州縣則州縣之排門報名  
按籍充數簿書之官視選兵爲兒戲也已有  
懲于前矣領兵而戰者將選兵者官是舟人  
出海梓人造舟不嘗風波之險而欲其急與  
同患必不得也且今日之兵豈閭左偃蹇村  
落耕鋤者所能任哉取獸者於山取魚者於  
淵不揆其生聚之地因其敢往之氣而求之  
孰窺左足而應也此非用術以招之致則不  
來非主張有人糧餉具備隨投隨給則不來  
非較其智能勇力隨收隨援以激勸之則不



來此豈匆匆簿書者兼辦此耶急募之尚恐  
不得欲併募而緩之則愚之惑甚矣以遼將  
募遼兵以遼之兵與將守遼此極爲得策第  
問所爲守者豈閉門掩戶停旗息鼓幾幸旦  
夕之安乎我有能戰之具有必勝之氣虜且  
畏且怯而不敢前則我圍可固今日全遼將  
士在在寒心人人瑣尾險塞不守旌旗無色  
其氣何如其具安在種種瑕釁狡虜所悉萬  
一不逞長驅可修齋誦經閉戶以自衛乎或

不得不整旅而戰也遼兵當喪敗之餘應募  
者幾許誠難逆睹卽募得二三萬人能且守  
且戰以固東方乎如萬一遼之將與兵不能  
守且戰而別議召徵不知何以待之也又萬  
一遼不能守進而有根本之憂一旦羽檄徵  
兵又不知何以待之也昔者戚繼光論兵曰  
西北之戰必得十餘萬精銳之師方可出塞  
千里收功尺寸夫繼光而無將略也則可繼  
光而能將也則今日十萬之師安在而可不



爲三年之求哉說者謂多募兵則多餉非時  
訕所宜其說是也第餉之設處尚可多方兵  
之徵應苦無異術寧兵強而籌難給之餉毋  
使餉在而無可食之兵譬之羣盜在門積鏹  
在室爲主人計者不令出金錢募死士擊賊  
而閉門自守如一旦破垣而入孰爲主人有  
乎言及于此股慄色變總之援遼之師不宜  
救焚而汲遠募兵之說不宜畫餅以充饑今  
日之所重在遼則竭天下之力于遼不爲過  
也所可深慮者不止于遼則竭桑土之謀于  
遼之外不爲過也若夫西虜挾賞雖其故智  
此時消息亦大有可憂者可存中國之體消  
目前之釁者惟台臺焦心圖之如聽邊將苟  
且塗塞萬一衝決天下事不可言矣書生愚  
鄙原無借箸之略難忘恤緯之心布露如斯  
惟高明採擇幸甚幸甚

○整飭遼東寧前兵備王化貞揭爲強虜乘機謀  
犯要地單弱不支謹直述危迫情形以聽酌



議事照得寧前負山瀕海一線通遼譬之咽  
喉卒有哽咽卽四肢無病已爲可憂况遼之  
在今日爲何如也職最不肖誤蒙推擇昇以  
方面之任與有藩翰之責妄意竭其駑鈍保  
障一方及入遼之後一一按視而知寧前之  
不可爲也城堡器械之類一無可恃乃兵馬  
之單弱則又甚焉綿亘三百餘里毳幙鱗次  
防禦之士原額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七名逃  
亡四千三十五名除各處哨瞭塘撥等項雜

差外實在營操不滿六千又有以調選行者  
有以無馬城守者其堪戰之士祇查有二千  
五百二十餘人分爲五營又分爲三十堡一  
將所統有僅踰二百者一堡之內不滿三十  
人者處處單賈處處衝要狗鼠之盜無日無  
之軍士東援西堵疲于奔命而問其月餉則  
人食四錢也馬食一錢八分也救死不贍奄  
奄欲盡或以無聊而逃或以應募而逃漸成  
摘瓜之勢人懷掉臂之思衆虜耽耽已無以



應今虎墩兔愁統衆十萬聲言犯搶賴  
廟社之靈保無他慮但大軍新破人心恇擾已有  
草木皆兵之勢更成捉襟露肘之形職晝夜  
拮据力圖防禦百孔千瘡補葺無及萬一烟  
塵四起戎馬長嘶職以身殉封疆亦何足惜  
但恐薊遼咽喉一日中絕國家事不復可爲  
卽議餉亦無所用之矣是用直述杞憂仰干  
廟算懇惟當事台臺亟行酌議力救目前若數月  
之後徵繕粗備職請以身當之矣謹揭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揭遼兵大飢舉國震驚  
諸所未遑首先請帑乃請數日而後允允數  
日而後發卽發亦僅于原請二百萬內纔得  
四十萬金蓋發帑若斯之難也職謂此銀一  
到太倉戶兵二部卽宜謀議僉同作何支用  
不逾時分途起解猶可救燃眉于萬一乃發  
帑在十八日而職以太倉巡視之役蒙召驗  
兌在昨二十七日已覺太遲及職旣到扣以  
起解之銀若干解往何處乃知二十萬解遼



充軍士月餉也六萬餘解宣大調兵也職于  
時不覺錯愕遂數語而別未敢聞命蓋念遼  
軍屠戮無算一軍即可餘一軍之饑而目下  
所不足非餉也兵也且兵與其遠調而難期  
不如近募而易集况以遼人救遼地則兵之  
取數于遼者當多而薊次之他處又次之今  
不急兵而急餉不急近募而急遠調職竊惑  
焉夫銀發太倉似應太倉爲政矧月餉奉有  
明旨戶部豈其無據而然獨奈何兵部當此存亡

危急之秋而猶若是憤憤也職願兵部立刻  
與同戶部商量的確今日帑金宜先儘兵而  
後及餉卽兵亦先儘募而後及調卽募亦先  
儘近地而後遐方某處多募該銀若干某處  
少募該銀若干一面具題一面差官領解若  
仍憤憤如昨卽太倉再召職職終不敢聞命  
矣夫在戶言戶職當專主月饗但刻下遼事  
譬之病人危在旦夕所謂急則治標急莫急  
于募兵職未暇以執掌爭也自遼警到今已



近一月而募兵尚無影響頃讀遵化撫臣疏  
又知永平召募揭榜五日竟無一名以募兵  
如此其難而募兵之銀尚緩于解運不知何  
以泄泄若此事迫勢窮矣願當事及蚤圖之  
至潘宗顏等之死事作何追崇三路諸軍之  
瘡痍作何優卹凡戶部之要緊支給者又總  
在四十萬內除募兵費用外量爲酌支以遵  
二部從長處之之  
旨庶幾兩得其平耳謹揭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奴患剝膚屬  
國當聯伏乞

勅勵朝鮮及金白二酋以固藩籬以鎮危疆事接  
經略移劄於臣謂高麗步兵一萬統之者都  
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安營在劉帥馬  
兵之後劉帥始初二三日連戰得利及初四  
日奴酋將兵盡集于東劉綖遂不能支而高  
麗劄兵山頭亦不能支奴酋四面圍繞致一  
敗無餘北關初三日始以二千之衆赴三岔



之北該鎬以一官具禮持書以慰問高麗王以一人宣諭北關必期堅心自強協力助順等因到臣隨牌行守道都司卽查麗兵進戰情形損折官兵大數以憑具題獎卹去後三月十三日據督防北關委官王世忠持金台失白羊骨夷文一紙內稱蒙開原兵備馬法調我兵馬隨營卽將各屯兵馬調齊於初三日同王世忠并紅旗馬遊擊等起身行到中國有安樂州備禦家分付我家兵馬回寨防

守聽調今調王世忠回遼問話我們將兵馬紅旗留寨防守安心與裏邊合營同殺奴莖我金白屢受厚恩若有別心天地不容又據金酋說稱十一至十五日每日屢屢從建州走來部落共五十餘名供說奴酋兵馬與天朝兵馬對敵大小頭目并部落在陣時死了許多中傷無數到家又死了許多奴酋合寨日夜哭聲不絕又兼糧米缺少個個驚惶來夷恐本寨日後難以存亡得便來投北關等



情又據委官王世忠等稟十八日據金白二首面向職等說稱奴酋差部落卜路等四名俱係本寨被擄部夷每寨各差二名具夷文二張前來北關行至中途將夷文失遺來夷供說奴酋說稱我家祖父你家祖父俱是裏邊害了爲何不報舊仇反與裏邊一心與我們爲仇今差你等與兩寨都督說知以後我們二家講和了再與裏邊報仇等語金白又稱他與裏邊作反恐日後難支故來哄我講

和想前年他將南關灰扒兀喇等處做親和好誘哄俱都吞併今日又來哄我們我們豈肯聽他巧言要活同裏邊活要死同裏邊死也不肯受他誘哄如有二心天地不容我再稟知上司馬法將東邊城堡多多添上兵馬便益瞭望奴酋也不敢輕犯等情再稟有奴酋男貴英把兔中軍韋都男俱被兵馬殺死緣由到臣固知奴賊狡詐垂涎北關欲爲甘心故設餌誘亟劄經臣差官宣諭金白曉以



利害令其扎營附近開鐵若奴酋突犯開鐵  
二酋卽發兵徑搶奴寨務堅其心勿令中彼  
狡詐外爲照以夷攻夷誠中國之長技而遠  
交近攻尤狡奴之深心奴自猖獗以來未敢  
長驅者以朝鮮北關之議其後也故去年屢  
以古木坪之胡通使朝鮮復以魚焦之威蹂  
躪金白迨忿麗人之助順剿逆輒併全寨精  
騎殘殺麗兵見金白未及動兵不勝疑畏彼  
遣數十人投降以安其心仍使四夷講和以  
攜其志恐金白不審利害被奴牽誘致累年  
庇救之功棄于一朝北關去而開鐵危漸而  
遼廣漸而薊門蓋益不可支矣其爲神京患  
宗社憂可勝道哉至于麗王雖未躬親提旅然發  
兵萬餘自裹糗糧與奴死戰雖經創殘尚無  
二心同仇之義足爲可嘉卽經臣遣官問慰  
未必徵兵重來必藉

天語獎賚方可得其終事伏乞

皇上特勅褒賞朝鮮一以旌其勤王之忠一以卹



其被傷之士俾彼君臣仍提一旅屯置沿江  
羽翼東南使奴酋不敢窺寬奠駿陽鎮江諸  
處仍乞

勅諭金白永堅一心勿被奴誘多集兵馬扎營開  
原境上儻奴旦夕入犯或徑捨奴寨或共力  
防禦庶犄角勢成而藩籬自固并將臣等請  
兵請餉大將速發過關急抹豕突更慮經臣  
寡助羣策宜集如舊臺臣劉光復久歷京營  
深諳邊務惟望

皇上赦光復下獄授以軍前贊畫使之籌算方略  
共圖助勦旣沾朝廷使過之恩又得遼左半  
壁之用危疆幸甚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為危遼旦夕難支援兵遲  
迴不發懇乞

天語嚴催并行申飭以肅軍紀以保封疆事職方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宣府趙士諤  
揭為衝邊武備空虛援兵決難再調懇乞

皇上勅部別圖長策完遼免調邊兵以成兩悞事



等因到部爲照遼事決裂兵將幾空奴酋蓄  
銳養威逞在指日見今各虜蠢動遼瀋錦義  
之間烽火相望撫鎮之報已有十方寺堡之  
圍矣事在燃眉朝不及夕臣部請發兵馬一  
萬付宣府總兵劉孔胤統領勒限出關已幾  
半月矣遼左方在水火之中各鎮宜切纓冠  
之誼蓋遼之安危關繫內地揀危遼所以安  
畿輔此一恒人能辨之者乃該撫鎮臣始謂  
宣鎮原係巖疆請罷援遼之議近又以武備  
空虛復申前請欲臣別圖完遼之策夫揀遼  
之策則莫急于調邊兵調邊兵則無便于調  
宣鎮審時度勢幾經躊躇而後分別題請且  
酌所調之數給與安家馬價卽行解補其爲  
本鎮慮者亦旣周密矣得

旨之日卽兼程前往猶恐有緩不及事之虞而往  
返題留杭違

明旨者不一而足萬一執奏之間河東或有疎失  
將罪在本部乎抑遲在該鎮平分一膜之視



置遼左于度外其失小掣臣部之肘因而貽  
悞封疆其失大臣願撫臣之虛心忖度無固  
執可也不然臣待罪兵曹所司何事而銅符  
不能召天下之兵闔外不復奉樞中之畫臣  
溺職之罪更不容逭矣伏乞

皇上立降

嚴旨督催宣府兵將星夜兼程赴遼以後臣部凡  
有調遣經奉

明旨者俱令刻期調發毋得遲迴觀望致悞軍機  
庶法令昭明而緩急有攸賴矣

○巡視東城浙江道御史楊鶴題爲軍情事職爲  
遼事喪敗之後無一人探知奴酋動靜日夜  
憂思計無所出竊見奴酋舉事以來所向克  
捷勢如破竹觀其用兵着數不過兩言一則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則疾雷不及掩耳倏  
電不及瞬日今養威蓄銳又將一月餘矣勢  
必再犯犯必直指遼陽聲言犯開鐵瀋陽者  
虛也聲言攻北關者虛之尤也職揣奴酋之



情必出于此然猶躊躇未敢自決適臣巡視  
東城偶有遼陽監生范性善叩馬上書條陳  
遼事十款頗中機宜內一款固根本揣奴酋  
之必攻遼陽尤爲破的謹錄呈

御覽其言曰嘗聞兵爲詭道能料敵情知所防禦  
始爲得策昔漢高料陳豨之必出下策而卒  
就擒司馬懿料孔明之必出祁山而卒有備  
今奴酋乘勝之後果斂跡而不出乎抑出而  
向北之開鐵瀋陽與南之寬奠駿陽乎不知

賊必不然南之寬駿空城無所掠也北之開  
鐵瀋陽地方寒薄無當清河撫順一城且恐  
北關之尾其後也南北無心則必銳意于遼  
陽矣屯大兵于清河撫順之邊外聲言欲搶  
開鐵則我之兵馬移駐于北清河撫順相距  
遼陽僅一百八十里乘其無備啣枚疾走一  
夜卽可以抵遼陽城下况人心洶洶之時聞  
之膽破焉能荷戈與鬪攻陷焉用幾時于時  
疾調兵馬則奔馳二三百里寧不犯百里趨



利之戒哉遼陽去而令一二千人堵三岔河  
則西援不繼由是席捲北四城南四衛如反  
掌矣而薊門能安枕乎故遼陽乃根本重地  
也當急宿重兵于此令五千人屯東南之石  
門嶺以擋其來路再令千人埋伏于駱駝山  
洞五千人于柳河之側五千人于虎皮驛以  
衝其兩脇又令二三萬人堵截于代子河之  
許乘其半渡而擊之則遼陽有備所恃以無  
恐矣且又當于無形之時常令朝鮮揚兵于  
東北關揚兵于北使奴酋內顧而不敢動又  
上策也此性善之言言皆石畫也職入國門  
已半月矣乃廟堂之上今日議兵明日議將  
竟無一事就緒徵兵而兵不行遣將而將不  
出竟無一人援遼此真棄遼者耳爲今之計  
惟有速

勅李如楨召募家丁四五千人隨閱視科臣姚宗  
文度遼遠瀋開鐵處處當防兵力分則不足  
聚則有餘職請悉各路精銳固守遼陽其散



處開鐵瀋陽者惟資犄角之勢聞警卽赴遼  
陽策應萬一有急經略楊鎬不足恃撫臣周  
永春宜速入遼陽與道將死守拒敵如是月  
餘臺臣熊廷弼當到到則假之經略之權以  
遼事盡付之遼無患矣此今日救遼急着也  
○保定巡撫韓浚題爲國勢顛危可慮廟堂積習  
宜更謹杼杼時急務以備採擇事竊惟國家  
承平日久諸務廢弛人情狃于因循憚于改  
弦如波斯靡而瀾斯倒旣振起之無術必顛  
隕之立致以

宗社爲戲是不可爲寒心乎臣愚無所取裁頃蒙  
皇上軫畀畿南鎮撫之寄除彼中事宜應題奏者  
俟到彼另行條上乃有程樞于廟堂而謀須  
預定事虞于掣肘而見宜先圖者謹一一爲  
皇上陳之

一曰羅真才以收實用蓋聞呂望載而興周諸  
葛出而興漢淮陰拔于亡命衛青擢于人奴  
賢才原不擇地而生今武弁一途拘拘止用



世職而武科間用彼奇才異能多出于尋常  
拮据之外而人不生長于勳冑將何以令其  
窺左足而應乎于是遂有揭竿號澤走險如  
驚國家不但不得收其一臂之用而且驅而  
納之于邪聞奴寨所用多南人戰勝攻取皆  
中國有技能者爲之發縱儻不及今亟爲蒐  
羅無論純袴文墨之徒非邊疆實用如秦漢  
末季陳勝張角基禍釀亂可不爲殷鑒乎臣  
謂今日宜亟下

詔督撫無論遠近邊腹各于所屬特訪奇異技能  
之人卽屠販可收奴隸可使俟試之事果有  
實驗錄其姓名與其所長咨會兵部量克材  
官再試再效方酌其功能題授實職果有大  
用者卽令登壇亦不爲過如此則功名之路  
旣廣真才之用自集矣

一曰選勝兵以壯國威蓋自遼師再潰遼人膽  
寒心悸草木皆兵望之披靡河東一帶勢已  
岌岌前者以烏合之兵不受制馭之將用罔



舉事以至于此國威大喪人心動搖此詎可  
晏然已乎頃兵部題欲于附近各省州縣計  
數名兵又虞于驛騷而不可行株守待斃將  
遂以遼予奴乎而山海以西不知又何所恃  
也臣謂近畿宜于河南之南陽山東之青登  
等府遠方宜于延寧甘固及浙江之東陽義  
烏出精兵去處各選熟識堪任將官一二員  
仍選委彼處道臣一員親至其地召募壯士  
厚其資糧精其簡拔每處咄嗟可得數千人

俱赴近畿酌于天津通灣之間擇智勇大將  
一員專委團練隨時聽調則勝兵一萬愈于  
疲卒數十萬矣至募兵之需責成各撫按  
有堪動錢糧並可設法措處聽其便宜從事  
如簡拔不精當事道將俱加重處此亦危急  
之秋同心同事之第一義也不然國家如此  
大事如此時勢不急召募專主遼人衛遼之  
說恐終難恃豈直遼人之不利哉  
一曰寬文墨以責成功自古言事易作事難况



言者未必有作者之心身未履其地情形未能盡悉祇憑臆見漫爲懸度萬一不可致悞疆場以悞社稷所繫豈小小哉今後疆事謂宜一切付之邊臣聽其區畫則言聽計從庶收實用迨用而不效邊臣何所逃罪儻未用而先撓之始謀而或間之則邊臣不得不聽命于內勢必掣肘反圖僥倖迨事一去始徬徨四顧無救于敗寧獨邊臣之過哉且夫事有談之易而行之未必中窾者此築舍畫餅之說也昔人謂宋世議論多而成功少聲容盛而武備衰不可不引爲今日之炯戒也

一曰通章奏以決機宜夫朝廷安邦固圉不過用人行行政兩端乃自中外釜鬻封事多留中人積而不能用政壅而不能行半失機宜致滋蠹壞今遼事決裂至于如此夫

聖衷猶未見幡然轉圜頃者熊廷弼一用舉國忻忻相告以爲遼事自此庶幾有賴乃關繫喫緊不止熊廷弼一事凡屬中外一切用人行



政爲諸臣所條奏者俱宜朝上夕下責稟擬于閣臣秉獨斷于

聖心立賜施行如有不合不妨

明諭另爲確擬以進則壅閉通而機宜決事無不行任無不效矣至于臺臣唐世濟所條特遣科臣查勘九邊提綱挈領起敝維新尤今日章奏中最急最要所當卽爲批發者也

一曰聯唇齒以慎封守古者天子有事征伐則方伯連帥各糾所屬以從今天下一家帶甲不啻數百萬區區醜奴纔一蠢動便自張皇無措用兵無兵用將無將豈非以勢分而不可合人各一心而不相爲用乎謂宜及今請允凡督撫有兵馬處所及時速爲簡練卽收本處豪傑盡置行間一切繕戎練器務堪實用有事聽宣及卽出應援蓋奴燄方張遼人已望風而靡山海一帶乘障未必可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方今時事岌岌已不啻陰雨矣尚可怡處堂之安而不急爲之



計乎以上數款卑淺無甚高論于廟堂之上  
與封疆之臣果設誠力行則積習以破危亂  
可弭國家神氣益張萬載金甌永固臣不敢  
自諱其愚聊陳芻見儻有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遵奉

聖諭酌發帑銀事照得奴酋叛逆以來臣部拮据  
兵餉計發將三百萬餘而臣力已竭臣計已  
窮乃局猶未結遼勢益危又不得不爲添兵  
添餉之用兢兢也荷蒙

皇上垂憐舉朝合請慨發帑金三十九萬六千餘  
于三月十八日該司禮監官傳奉

聖諭着戶部差官星夜解發該鎮以作軍餉以昭  
朝廷優卹之意臣部題差員外樂濟衆解十萬  
委官張世祿解十萬赴鎮先將陣亡將士家  
屬分別優卹其餘充見在援兵糧餉以彰

皇上挾纊投醪之恩餘十九萬發督餉大臣買辦  
糧草爲召募兵士之用業已題奉



明旨解發間忽接兵部咨要七萬二千兩宣大招  
兵正在酌發又接兵部咨要二十萬各處招  
兵昨又有三十萬召兵之議總之期于濟國  
似難膠柱但帑金全用無以宣

皇上體恤軍餉之心若不通融酌用又非同舟共  
濟之誼臣已移咨樞臣議發遼二十萬兩內  
十萬爲召兵之用十萬內酌發優卹陣亡軍  
士家屬以鼓忠烈其餘作見在軍餉以助士  
氣又發七萬二千付兵部差官爲宣大招募  
之用又留五萬爲薊鎮召兵之用止剩銀七  
萬餘以付原題督餉衙門爲召買糧料之需  
抑臣于召兵一事竊有隱憂焉蓋新敗之後  
兵爲急矣召兵之役措餉可緩乎斯何時也  
民窮財盡蓋已敲筋吸髓矣抽扣已竭那借  
已窮揆括已悉加派已遍昨入覲之官猶有  
一二順帶之銀正二兩月臣部隨到隨發俱  
罄三月以來杳無解到者臣部每月兩催楮  
窮筆秃猶尚艱難乃兵部又有州縣各動加



派召兵之說此無論朝甲暮乙令人無所適  
從而顧此失彼計臣無所措手况今封疆阡  
危兵餉俱艱惟是同心合謀則諸事可行同  
心協力則膚功可奏昔廉藺同心而秦師自  
退裴李同心而元濟成擒往事可考鏡已爲  
今之計每縣報兵期于精壯不期充數卽于  
各縣那借設處其安家器械係兵部者兵部  
額銀動支暫借充用後當銷算者銷算當扣  
抵者扣抵其鹽菜行糧俱戶部支給若加派  
銀兩仍照原題數日解進太倉接濟軍需庶  
兵餉兩無悞也不然山東留加派以充海運  
矣北直留加派以辦本色矣今又令河南北  
直山東以加派克召兵之用矣外解旣無內  
帑又掃臣又無點石量沙之術于國何濟焉  
况我師敗喪兵連禍結曠日持久轉輸無算  
說者謂收拾殘兵休養士氣非一二年不可  
用則加派二百萬計日可盡其一二年所用  
之餉不知何出臣憂心如焚矣伏乞



皇清通志 卷之十九  
皇上俯憐臣部外解稀少兵餉不繼凡係募調召  
兵遵照畫一疏內題准事規戶兵分任庶有  
司可奉行而臣部猶得藉手暫移支撐也

○浙江道御史孫之益題爲夷虜狡謀不測  
廟堂制禦宜周敬陳膚見以佐末議以保危疆事  
職竊見去歲奴酋匪茹狡焉啓疆撫順清河  
一攻而破職忠憤鬱結恨不能鳴劍咿啞滅  
此朝食不意近者隕將喪師羽檄飛馳

神京震動文臣宿將徒飄沙漠之魂精卒戍兒  
盡作腥羶之鬼主辱臣憂未有甚于此時者  
也幸我

皇上軫念疆場睠焉東顧發帑金四十萬允用宣  
慰熊廷弼贊畫劉國縉屢

勅會議宵旰不遑宜足以禡犬羊之魂而落鯨鯢  
之膽矣乃近接邸報見虎墩兔憨且蟻聚于  
老河而煖兔復新聯其姻婭各虜挾賞紛紛  
見告謀旣勾連串合勢必直搗長驅遼之爲  
遼真岌岌乎殆哉盈庭之議已無遺策職豈



能更端以請然職竊有憂焉敢爲

皇上陳之夫人主所以役羣工者惟此

詔令蓋君命臨之罔敢逆也狡酋犯順誰不同仇  
乃銓推屢奉

明旨而規避者率以爲常望餉迫于棼焚而急公  
者指不數屈徒勞異命之重申那見奉行之  
惟謹卽近議首急援遼而兵符久下宣雲總  
戎猶然觀望脫有嘉靖庚戌之變則臂指之  
使不聯緩急將何所恃此其可慮者一也兵

家至要無過擇將選兵今聞外干城誰是韓  
白之種塞下行伍止多乞丐之傭不得已以  
李如楨代如楨矣說者尚疑駕馭之難將有  
跋扈之慮且從來不經戰陣未必精諳韜鈴  
至于募遼人補兵額是矣但三韓潰敗之餘  
壯勇有幾而真定薊門徵調已空不教而戰  
徒驅市人聞去歲各鎮援兵迫之出關如就  
死地延榆甘寧等鎮若復抽選將激之而亂  
矣此其可慮者二也兵連禍結衅始北關奴



固不能一日忘情于金酋也第夷謀甚狡必  
不攻其所必秣而撫順旣無城池則遼陽勢  
同破竹西望援兵如挽西江之水北遮胡騎  
僅同螳背之車存亡呼吸風急雨飄遼陽失  
而山海厄則京師得安枕臥哉此其可慮者  
三也人心者國之根本去歲清河陷失京畿  
內外所在沟沟前月覆師之報一入都門而  
衆惶懼有朝不保夕之狀永平一帶挈家而  
徙者且接踵矣兼之天變于上民離于下白  
蓮無爲等教煽滿部圻乘機而思揭竿者恐  
不在山海之外此其可慮者四也孫子曰善  
用兵者役不再藉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  
于敵故軍食可足也今新發之帑金止充召  
募加派之地畝能足幾年援兵便難議撤太  
倉亦費支吾豈能草草結局空虛究必立見  
恐撻伐之威未伸而國家之元氣隨盡此其  
可慮者五也建州一隅耳疲天下之兵殫四  
海之蓄今尚未得志也各邊諸虜雖受我戎



索而聞風要挾恐亦生心况卜素爭封未定  
銀定近亦鴟張儻烽塵四起戎馬生郊議兵  
無兵議餉無餉將束手以聽之耶此其可慮  
者六也當此之時運籌帷幄綢繆牖戶者非  
他人乃樞臣黃嘉善責也叩閣累日蒙發帑  
矣蒙允用宣慰贊畫矣諸凡條議亦陸續報  
可矣兩旬以來不知募兵若干選將若干遣  
發應援若干報出關而抵遼陽者若干委幾  
部臣練京軍擇幾能將守重地且報至則張  
皇無措事後燕然處堂此等世界真堪痛哭  
職不揣愚劣敢借前箸再一籌之有六議焉  
一議策戰守以圖萬全蓋犁庭既難徒守非策  
浪戰取敗斷無有輕率躁動之理伐謀在我  
無示以怯懦不振之形先繕城池嚴加訓練  
謹斥堠明偵探其守也卽堅壁清野使敵不  
知其所攻其守而戰也掩截設伏俾賊不知  
其所乘或借犄角之勢或用間諜之謀或併  
城堡以聚我兵力或假虛聲以擾彼耕牧彈



九黑子之區不得耕則芻餉盡芻餉盡而內  
變起因而乘之易爲力耳若專言守諱言戰  
恐不可戰之守守亦不固堂堂天朝被刃于  
小夷而一味縮胸不惟灰海內英雄之心且  
以長外夷鯨吞之志甚不可令四夷聞也

一議練京軍以壯神氣營軍數雖十萬而老弱  
半之第合而練之頗難析而覈之甚易似宜  
分撥九門每門一萬一千有奇董之以將分  
隸于千百總而各以主政一員監之就簡練  
時行澄汰法每操練日第爲三等以勇略出  
衆弓馬習熟者爲上等膂力過人騎射頗諳  
者爲二等武藝未精而力年強壯者爲三等  
籍而記之每日報巡視衙門其戎政與巡視  
季而閱焉庶臨時有警則上等者可以摧鋒  
陷陣次等者可以禦侮折衝三等者可以站  
垛登陴緩急有備而營軍皆資實用矣

一議廣召募以銷隱憂連年饑饉游臻民生日  
感藪澤嘯聚實繁有徒大凡散之則爲盜收



之則爲兵宜分遣兵部有才略主政三員隨  
齎帑金一往齊晉燕趙等地召募勇敢以銷  
近畿狂逞之心一往江淮豐沛之間召募驍  
勇以解鹽徒江賊之黨一往河南嵩永等處  
召募毛兵以銷礦徒竊發之害其兵分發于  
永平通州山海等處各委將官一員團練之  
則亡命不軌之人盡爲我堵截捍衛之用矣  
一議明功罪以肅法紀蓋信賞必罰朝廷馭邊  
臣之大權遼左自撫順失陷之後李維翰得  
免逮問矣麻承恩不卽正法矣法紀蕩然何  
怪乎楊鎬之師出不臧一敗塗地而尚藉口  
街亭好水之故事也擲百萬之餉坑數萬之  
卒罪可勝誅哉尤可恨者杜松捐生殺賊反  
以違節制深罪之李如栢逗遛不進反以奉  
符令陰寬之杜松王宣者張銓監之也渾河  
難渡道臣之所得免也至監馬林者潘宗顏  
也何以馬林生而宗顏死也豈武臣不用命  
而監司獨冒矢石乎不知林何以自解也且